



“枫叶杯”征文选登

父爱如山

□ 王延峰

靠山吃山,山里人骨子里已经融入了山里的一切,山石田土,木禾米粥,这些会随岁月的更迭深入骨髓,印入灵魂。朝拜大山,回归本土是根深蒂固的念想,历久弥坚。这种感觉自父亲离世后,越来越坚不可摧了。

准确地说,我不算山里人,我的家离大山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一直以山里人自居,这源于祖辈的生存方式——开山凿石,一辈辈就靠采石的营生养活一家人。

娃们上学、娶妻生子、房屋修盖都源于大山的厚赠。住石屋、睡石板、石磨磨面、石碾碾米、坐石墩、就着石桌吃饭。目之所及,身之所触尽是山石。我深爱山里的石头,甚至觉得我就是父亲亲手从南山上采下的一颗顽石。

架子车满载棱角分明的石头,一个灰头土脸的汉子,弓着腰,攀绳勒进黝黑的肩膀,汗水流过宽厚的脊背,留下一道道沟痕。满脸的汗水砸在没过脚踝的尘土上,形成一个一个深深浅浅的小坑。一吨多重的车被

他拖下山,送到诸葛亮水泥厂。那人是我的父亲,和众多坡上汉子一样,不知疲倦地佝偻着腰身,拉着一个家的希望。

听了聒噪着,骄阳烘烤着,我一手掂着提篮,一手提着塑料壶,去山上给父亲送午饭。那年月,饭食很一般,母亲烙的葱花大饼,几棵大葱,塑料壶灌一壶稀米汤,就算很丰盛了。难得见荤腥,炒两个鸡蛋就算是给父亲打牙祭了。

正午的山野空无一人,一丝风也没有,赤着脊梁的父亲抡着大锤正在砸石头,大锤落下处,溅起一圈石渣。父亲一通猛砸,大石四分五裂。看见我,父亲指着旁边的一个破土窑,说:“你快去那儿!”

放下大锤的父亲,像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无力地走向破窑,扑通一声坐在干草堆上。我慌忙把烙饼和水壶递给父亲,父亲嘴唇干裂,已不想说半个字。先接过水壶,咕咚咕咚灌了一通水后,才大口大口地啃着烙饼。父亲的吃相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最好吃的不过是烙饼,最好喝的不过是米

汤。

最让人期待的是结账的日子,父亲会换上干净的衣服,昂首挺胸地去结账。父亲一回来,我们几个就围过来,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期待着某种赏赐。父亲总不会让我们失望,不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花生,就是拿出几本小人书,足够我们高兴很长一段时间。

《红日》、《孔雀胆》、《八女投江》等小人书,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名字都还记得。而父亲口袋里的炒花生也成了我们最得意的美味,多年以后更被回忆酝酿成极致。

时间的车轮转到2010年夏天的一天,劳累一生的父亲倒下了。他亲手养的孩子还没学会坚强,他就走了。我内心里很想照着老人家人的样子活一遭,若真能那样,也算告慰他老人家的意愿吧!

亲近大山,亲近父亲,亲近给我生命的那方天地。大男人,志在四方;小男人,固守家乡。此生,只作小男人。

玫瑰,与爱情无关

□ 叶子

我正坐在桌前发呆,你悄悄地走进来。

“老师,我没钱给您买礼物,送您一个拥抱吧!”看着你清澈的眼神,我笑了。从座位上起身,与你紧紧拥抱。

“谢谢你啊,一个拥抱就够了,这已经是你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却从我怀中挣开,转身跑出了办公室。

我正疑惑着,再次回来的你,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捧出一束火红的玫瑰,这份惊喜让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从来没想过,我生命中的第一束玫瑰,与爱情无关。

后来,又涌进来几个同学,也来拥抱哭成泪人的

我。“老师!”你们齐声说,“我们代表咱班56个同学祝您早日康复!”

我的泪再也无法控制,泣不成声。我是不是真的太敏感、太脆弱?人近中年,我是不是真的太容易落泪?因为你们送给我的不仅仅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束玫瑰,还有我此生都无法忘记的感动!

忘不了我手臂骨折的第一天晚上,晚自习下课后,你们到我家急切询问的目光,那么澄澈,那么真诚;忘不了在我漫长的卧床休息期间,你们一次又一次到家里看望我,在你们心中,我永远是你们的“老班”;忘不了收到高校通知书后,你们急冲冲地跑

到家里向我报喜,让我分享你们成功的喜悦。

转眼之间,三年的时光飞逝而过。和你们相处的点点滴滴一直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还记得每年教师节来临之际,你们的短信“老师,俺们想您了……”还记得我终于康复时,你们的欢呼“老师,您终于好了……”

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人物组合正确,无论尘封多久,那人、那事、那情景都将被重新拾起,被重新回忆,就像我生命中的第一束玫瑰,与爱情无关;就像我生命中的每一届学生,与幸福相连。



山居秋影

李宏硕 摄

家和杯摄影大赛
作品赏析http://www.lyybyq.gov.cn

醉在秋天里

□ 肖舒梦

我最喜欢的就是秋天,清清爽爽,能闻到空气的清冽味道。

那天清晨,刮着细细的风,路旁堆积的杨树叶轻轻飞起来,像一群金黄的蝴蝶。天空是轻轻的蓝,洒着水波一样的阳光。心情陡然开阔起来,满脑子的烦恼抛入云霄。

清晨的大街人特别少,能感受到的便只有这秋阳、这秋风、还有这干净清透的天空。我喜欢在这样的季节里穿一件风衣,让秋风尽情吹乱我的头发,凸显出我



不施粉黛的干净的脸。

我喜欢读郁达夫的《故都的秋》,那么朴实真切,原汁原味,就像喝着古井的水,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醉。在他的笔下,秋天有了更加鲜活的生命,有了更加掷地有声的美感。我也喜欢史铁生笔下那北海的菊花,黄的淡雅,白的高洁,紫红色的热烈深沉……

我始终认为喜欢秋天的人,若不是特别容易伤怀,就是特别热爱自由,奔放不羁。他们热切地爱着自己的生活,喜欢独处,亦不会在灯红酒绿中迷失自己。

我想,若在这样的时节骑上单车,带上馒头配辣子,带些苹果加几个山梨子,随便朝着哪个方向骑行,直骑到筋疲力尽,然后躺下来喘着大气,醉在这秋天里,便是最美的享受了。



摘柿子

□ 徐孝飞

奶奶托人从老家捎来一兜柿子。解开袋子,一盏盏红灯笼映入眼帘,小时摘柿子的情景开始浮上心头。

暑假,柿子还是青果,我和小伙伴们就急不可耐了。四个小友,像小山羊一样向山谷跑去。沟边的柿树是万安山的精灵,撑开墨绿的大伞,绿叶如洗,熠熠闪光。柿子树,主干矮,虬枝多,树皮粗,容易上,很快就能攀上树顶。我们争着摘那些青柿子,拿着“战利品”欢呼雀跃。柿子腊质的皮很有光泽,粉黄的尖儿有如桃尖儿一般,煞是可爱。我们在地上刨了坑,将柿子埋入其中。三五天后再来,小心地拔掉草标,拨开浮土,掀开树叶,柿子还在!四个人便如捧了“人参果”,有滋有味地吃开了,那味道虽青涩而微涩,可大家还是开心地笑着吃着。

深秋,则是另一番情景了。奶奶牵着我,我扛着绕钩,去地边钩柿子,这时的山谷是一片“熟透了”的褐黄

色;秋风轻扶着野草,厚厚的落叶铺成软软的毯。柿树将虬枝伸向山谷,枝头挑了几片红叶,挂着几粒柿子。它们像一盏盏小灯笼,颤动着我的心。我坐在枝杈上,用绕钩扭断一枝小枝,再将它伸给奶奶。奶奶在树下,佝偻着背,仰着头,接住柿子,将其小心地放在竹篮里。嘴里不停地念叨:“小心点儿啊,手抓紧啦!”累了,我们就坐在草坡上,一人捧一个柿子来吃。这柿子真熟透了!它红而透亮,后面的蒂一碰就掉,揭去腊质的皮,露出了晶亮颤动的果肉。咬上一口,粘中带甜,又凉又滑。我吃着柿子,开心地笑了,奶奶也开心地笑了。

转眼间,在外地工作已经十几年了。快节奏的工作,常常使我疲惫。想起小时候在家乡摘柿子的情景,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就像岩底的一泓清泉,在我的心中流淌着,滋润着我的心,也滋润着我的人生……

□ 杨群灿

万安山山名知多少

从广义上讲,万安山是嵩山向西的延伸部分,东起登封少室三皇寨西侧的香炉峰,逶迤蜿蜒,西达伊阙,东西绵延40公里,南北宽8至10公里,成为偃师市和伊滨区、登封、伊川的天然分界线,香炉寨、五佛山、马鞍山、笔架山、槐周寨山、青罗山、牛心山、升子山、大风门山、歪嘴山、焦山、老羊坡山、小南顶、鸭豁山、马山寨、龙门山等点缀其间,群峰形态各异,气势迥然,构成了一幅壮美的山水长廊。

从狭义上讲,万安山以主峰小南顶为中心,东起大口、西止诸葛。此山在汉魏洛阳故城的正南方,又是东汉南兆域皇陵的正南方,是洛阳盆地的南缘。小南顶是洛阳故城能看到的最高峰,皇帝想就近登高休闲或狩猎,也就是这里了,所以在汉魏时期,它算得上是一座名山;在冷兵器时代,它和古洛阳“八关”中的轩辕、大谷、伊阙三关,共同构成了洛阳南部的防御屏障。

唐代诗人姚合《过天津桥晴望》一诗中有“皇宫对嵩顶”句,另一诗人顾非熊《天津桥晚望》一诗中有“云收中岳近”句,均指洛阳皇宫与万安山遥遥相对的形势。

关于万安山的称呼,有七、八个之多。

万鞞山

绵延几十公里的山脉,起伏起伏,形似一副副相连的马鞍,所以过去人们称它“万鞞山”。

宋元时期,有关唐僧师徒取经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特别是明代《西游记》成书后,当地演绎出一些故事,说唐僧师徒就是在这里除尽妖魔,从而万事平安,因此改称“万安山”。现今,山上还留有唐僧师徒降妖平魔的风物,如唐僧用过的晾经台,悟空粉碎妖孽后留下的子牙(音解决,指蚊蝇的幼虫),八戒用耙子筑过的劈缝等,山腰朝阳洞现存的庙洞门楣上的石刻,铸有“经回东土”字样,还有唐僧师徒取经的形象。

北金顶、小金顶、小南顶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崇信真武大帝(祖师),在武当山大兴土木,极尽奢华,把武当山打造成了皇室家庙,而金顶无疑是武当山的象征,人们到武当山敬神祈福,称作“朝南顶”。万安山主峰也修了祖师庙,所以与南边武当山金顶相对而言,万安山被称为“北金顶”,李村镇周边的人通常称它“小金顶”,而李村镇人则喜欢亲切地叫它“小南顶”。

南山

这是当地人根据万安山所处方位的一种最通俗的叫法。

北宋熙宁年间,司马光谪居洛阳,选万安山下伊水之滨建独乐园,编纂《资治通鉴》,期间作了一首诗《客中初夏》:“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诗中“南山”即指万安山,估计司马光编辑稿子的间隙,会远眺南山,作为一种休息方式。

苦吟诗人贾岛是个登山爱好者,在长安和洛阳滞留期间,终南山和万安山都留有他的足迹。一首《望山》把他对山的痴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南山三十里,不见逾一旬。冒雨时立望,望之如朋亲。虬龙一掬波,洗荡千万春。日日雨不断,愁杀望山人。”

当地旧时有句俗谚,南山戴帽,长工睡觉。是说看到万安山罩了浓雾,就预示着天将下雨,可以不做活歇着了。

西祖师山

偃师侯氏境内的青罗山也有祖师庙,初建于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故也叫东祖师山。为与之区别,小南顶又叫“西祖师山”。小南顶祖师庙初建于明宣德年间(公元1425—1435年),因与唐僧师徒降妖平魔有关,又名荡魔观,现存最早的重建碑刻为明代隆庆六年(公元1573年)仲春所立,撰文者的身份比较显赫。

石林山

万安山上多嶙峋怪石,有的挺拔林立,有的如刀削斧劈,有的则像斜生的笋尖,因而有“石林山”之称。

唐代诗人陈子昂晚年重游万安山,写了一首《感遇(之六)》,即用了“石林”之名:“吾观龙变化,乃知至阳精。石林何冥密,幽洞无留行。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沉冥。世人拘目见,酗酒笑丹经。昆仑有瑶树,安得采其英。”抒写了他鄙弃世俗、向往仙界、意欲归隐的情怀。

旧时洛阳八小景中的第三景也采用了“石林”之名,叫“石林雪霁”。那是一个冰雪覆盖,嶙峋耸立,别有天地的景致,每逢冬季降雪,山巅银装素裹,待雪后转晴,其他各峰雪俱消融,惟小南顶顶峰一派绝然,在阳光照射下绚烂夺目,壮丽的美景与古都相辉映,颇为壮观。

十多年前兴建的洛浦公园,摆放的景观石几乎都是山下苇园村的河沟里运出的,原先洛阳师院门前的那块大石头,也是万安石,从这里运出。

玉泉山

万安山又称“玉泉山”,是因为濯龙河东邻有一座玉泉寺。

唐高宗时期,中国禅宗北派的开创者神秀禅师曾在此开山授徒,弘扬渐悟禅法。武则天慕神秀盛名,曾把他迎进洛阳宫中。中宗即位后,神秀更受尊崇,成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圆寂后,被封为“大统神秀禅师”。为纪念神秀禅师,“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敕命,汾阳郡王郭子仪在神秀讲经处督造了一座玉泉寺。

2007年,在玉泉寺附近发现一段石碑,碑残长85厘米,宽62厘米,厚9厘米,系后唐(公元923—936年)时期重修玉泉寺所立,碑文记载了郭子仪奉敕修造玉泉寺的起因与经过,是研究北宗禅派禅师神秀的唯一遗迹,对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佛教亦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唐代的一行和尚,又称大慧禅师,俗姓张,公元七八世纪名僧,曾在玉泉寺随悟真修习律宗佛教,造《撰调伏藏》,并自加注解。善无畏大师入唐后,唐玄宗召请一行入京。一行应召入长安,从事天文、历法工作,成为唐朝的大天文学家。

明代曹学佺《一统名胜志》中也把万安山称作玉泉山,“玉泉山在洛阳东南三十里,上有泉,水如碧玉色。泉上有白龙祠,祈祷甚应。”

山脚下有通文字漫漶不清的石碑,现被砌作庙宇的墙基,据《水经注》记载,这通石碑是河南隐士通明于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八月所立,记述了有关濯龙祠祈雨的情况,自那时开始,官民到濯龙祠祈雨演变为当地风俗。

洛阳山

“洛阳山”的称谓现在已不常用,它来自曹植的诗《送应氏(之一)》:“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官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略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诗中的“洛阳山”,即指万安山。诗中的“应氏”,指的是曹植的文友应璩,应场兄弟,他们将要北上远游,曹植在洛阳为其饯别而赋诗送行,描写了一度极其繁华壮丽的东汉首都洛阳在建安时代破败荒芜的景象。东汉都城的剧变,是当时整个社会急剧变化的具体象征。

大石山

“大石山”是万安山的古称,现在已基本废弃不用。《后汉书》载:“大石山,在河南郡境洛南。”《魏书》载:“大石山有魏明帝景初三年魏后筑高平陵。”《水经注》也说:“大石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晋书》载:“惠帝使陈总仲元诣洛南山请雨,总尽除小祀,惟存大石山而祈之,七日方雨。”从这段话可知,“洛阳山”指整个万安山,而“大石山”则具体指小南顶。